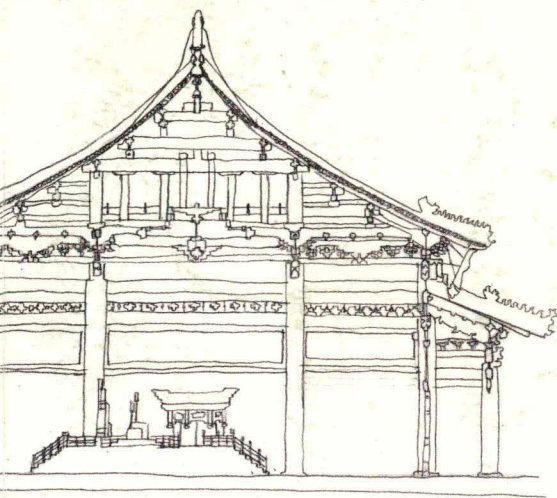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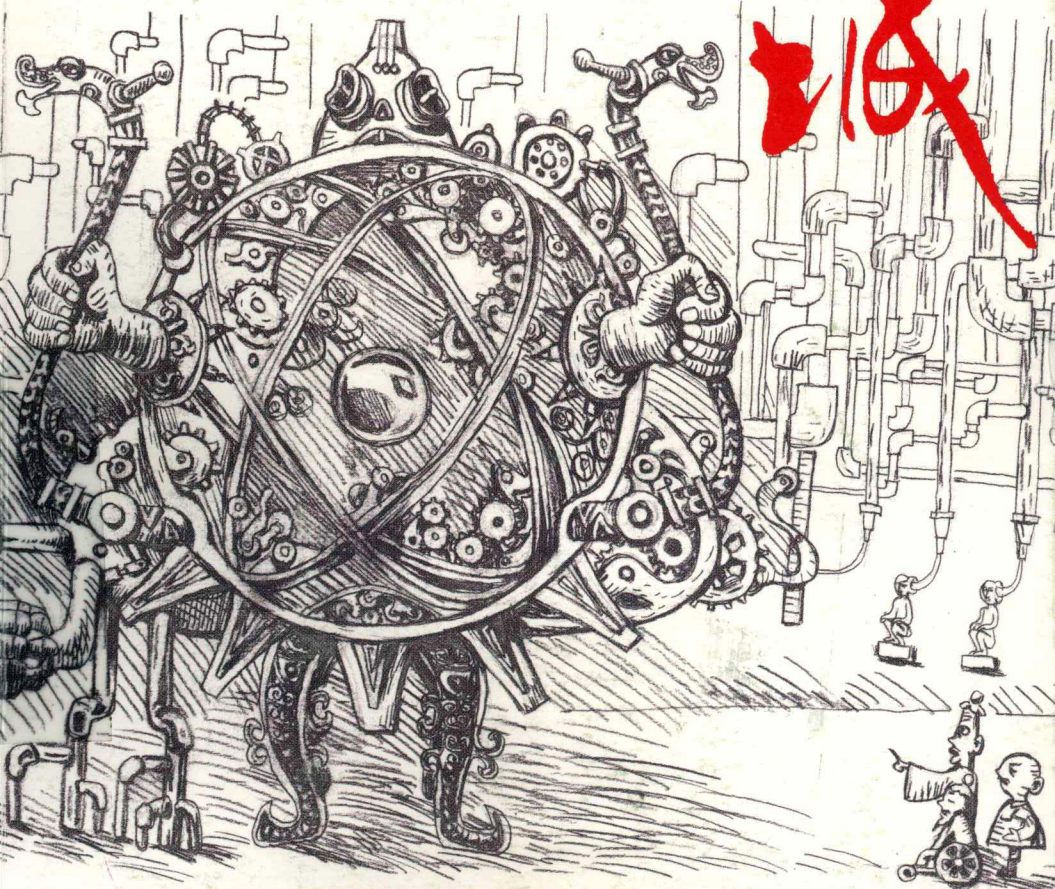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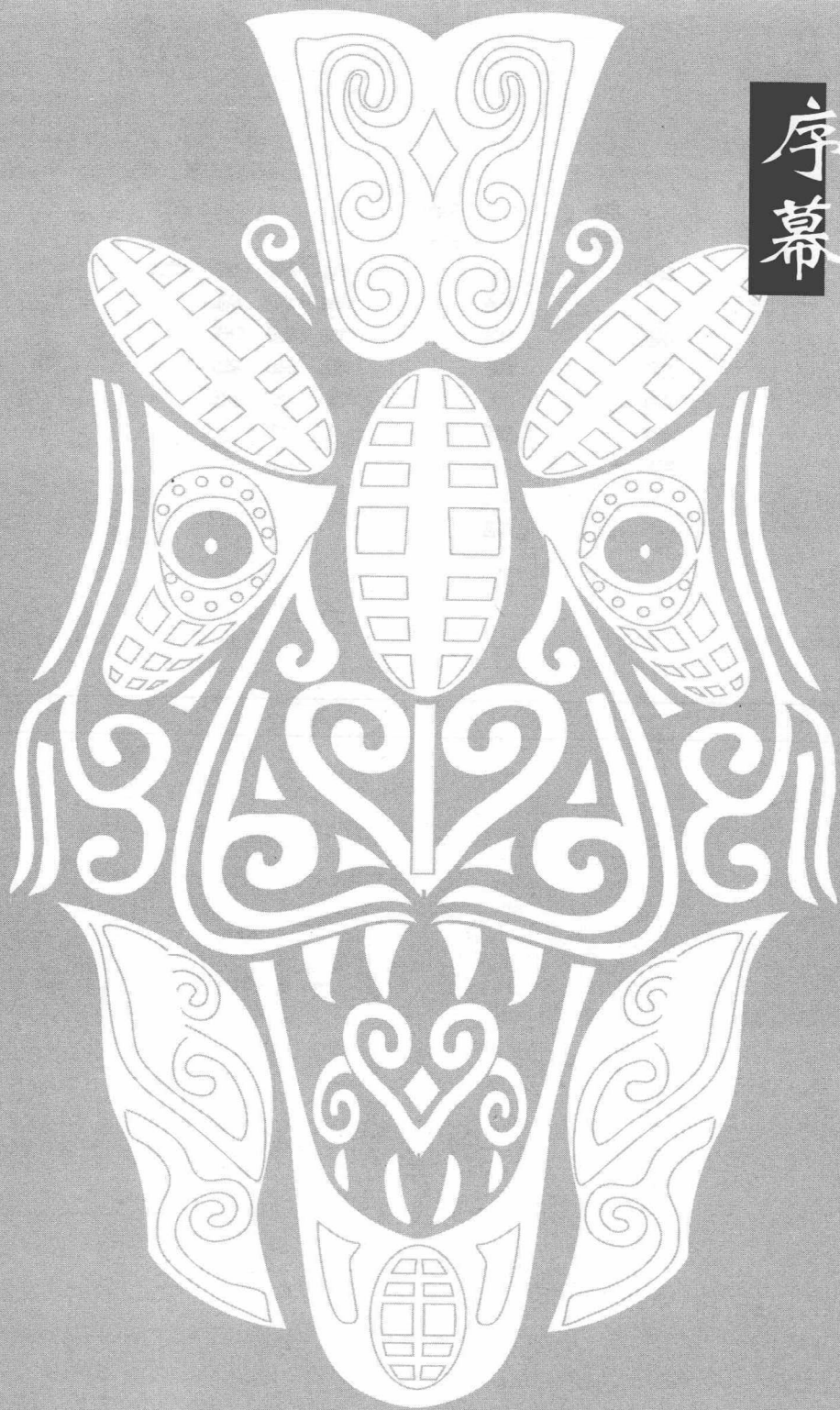
公渡河 著  
刘铮 插图

废城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序幕



飞翔的灵车





# 章一

【史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鬯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不吴不醵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

## 御前宫女的伟大使命

就在那个月白风清的晚上，七个女人获悉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母亲的皇家使命。

“越快越好，把孩子生下来，马上返回京城。”慈禧隔着布帘对她们说道。

说这话的时候，慈禧正赤身裸体，站在水缸里面洗澡。水刚刚浸过她的下半身，浸着她的小腹。温度很合适。可惜的是，她没有带上那个包金镶银的大木盆。转过头来一想，如今在西逃的路上，能洗到热水澡已经很难得了，夫复何求？

两个宫女正在帮她搓洗手臂，她们的动作小心翼翼，就像在为一条母龙清洗鳞片。

“跪安吧，你们。”慈禧对外面说道。

她听到宫女们在磕头。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之后，外面又恢复了安静。慈禧缓缓出了一口气。和往常一样，她不必告诉别人自己这样做的原因，也不必理会自己的一个命令会给他人命运带来如何的改变。她只负责发号施令。

她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放到了一边，开始欣赏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还很温润，几乎和一个三十岁的少妇没有什么区别，几乎没有什么褶皱，看不出是一个老嫗。她坚定地站着，让宫女为她揩去身上的水滴。虽然现在远离紫禁城，虽然身上没有穿一件衣服，虽然这是在逃往废都西安的路上，站在一个农家的水缸里洗澡，她还是觉得自己身在朝堂之上，威慑着一群唯唯诺诺的男人。她赤裸的身体不是一个衰朽的皮囊，而是大清帝国的权力中心。这种权力带给她的快感，比她曾经的那些男人带

给她的性高潮要舒服得多。

七个女人从尘土之中站起身来，有些茫然。她们开始哭。慈禧太后最厌恶有人在她面前哭泣，她们都是知道的，但她们实在控制不住。她们都是慈禧的御前宫女，面对老太后的这种安排，她们有些天塌地陷的感觉。虽然大总管崔玉贵已经告诉她们这个命令不可更改，几个宫女还是彼此搀扶着哭做一团，哭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为了防止她们的哭声被老太后听到或是逃跑，几个女人被太监们拉起来，送进了一个柴房。这些太监和她们一样，都是慈禧太后身边的人，彼此都很熟识。其中有几对关系还相当不错，曾经在私下做过性游戏，很像名义上的夫妻。

这些太监——诚如莎士比亚所言——虽然他们“干不来那些伤风败俗的事儿，可是也有强烈的爱情”。但慈禧太后的命令一传达，他们就收起了含情脉脉的嘴脸。对他们来说，慈禧太后的懿旨一下，这些宫女就已经被贬入凡尘，不再属于皇家系统。

太监们把这几个女人拖进了柴房。宫女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挣扎，这是皇家纪律不允许的。在拖曳这些女人的过程中，太监们的手有意无意间在自己中意的情人的乳房和臀部又揉捏了几下，以示不忘旧情。做完这一切，他们就退了出去，连一盏油灯都没有留下。

“要是柴房失了火，惊吓了老太后，这罪过可就大了！”崔玉贵在门外说道。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地上吐了三口口水，算是避邪。那些太监一边附和着，一边锁上柴门，簇拥着崔玉贵离开了。

柴房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宫女们还在哭泣。她们在哭泣自己的命运，慨叹命运不公造化弄人。

她们之所以能够在宫中挺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幻想。

站在院子里，宫女们都很麻木。她们恨慈禧，也恨这个叫做怪诞庄的地方。作为一种突然闯入的智慧生物，直到现在她们才开始注意这个村庄，带有几分自上而下的冷酷与从容。这个村庄又小又破，那些人一个个灰头土脸，和那些锦衣玉食脑满肠肥的大员比起来，这些人几乎是大清帝国的“第二人类”，委实不能获得她们的理解与尊重。

当七个男人突然站在她们面前的时候，七个宫女彻底失望了。七个男人有高有矮，年龄大小不一，但他们都很瘦，身上都穿着不太合身的簇新的长衫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就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七颗奇形怪状的蘑菇。他们弯着腰充满谦卑，脸上布满汗水，却不时偷偷看一眼七个女人，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欣喜。

这就是她们的丈夫。

县令大人挥了挥手，七顶花轿围了上来。七个男人像是事先排练好的一样，分别站在了不同女人的面前。他们仍旧低着头，一句话都没有说。

师爷走上来，把七块红布蒙在了宫女们的头上。

“姑娘新禧。圣命难违，请姑娘上轿。”县令大人对她们说道。

他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慈禧太后的懿旨能够得到最好的执行。不过，他还是很有礼貌。说话的时候，他弯着腰，向七位御前宫女行着礼。他不能看到她们的花容月色，只看到她们的绣鞋。慈禧太后的御前宫女，穿的都是“五福捧寿鞋”：鞋帮两边绣四只蝙蝠，鞋尖正中绣一只大蝙蝠，鞋口处绣一“寿”字，此即为“五福捧寿”。经过两天来的接待，县令大人已经看出：穿这种鞋的都是慈禧的御前宫女，是慈禧太后身边的人。虽然这些宫女现在已经出了皇家系统，嫁入怪诞庄，成了他治下的子民、怪诞庄村民的妻子，但他依然恭恭敬敬，连眼皮都不敢向上翻一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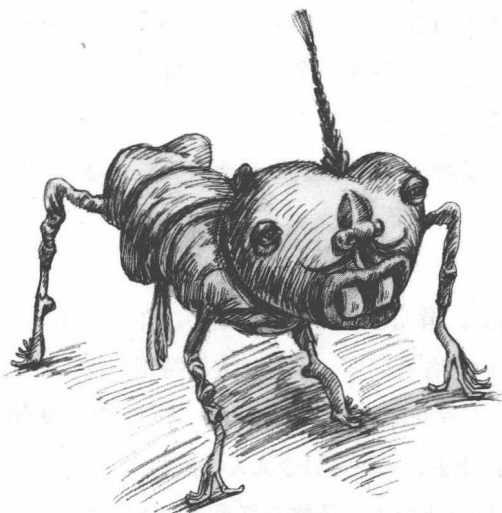
作为经历过数年宫廷礼仪训练的御前宫女，七个女人都明白：除了服从，她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七位宫女顺从地钻进各自的花轿，然后

看起来很麻木。看到他的轿子，那些人肃立在路边一动不动，眼睛看着地上。在县令大人看来，这些人表面老实，其实是一群危险的乌合之众——面貌各异，各怀叵测之心。这是一个像道具一样的村庄，一群道具一样活着的人生存在这里。

“算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县令大人长长嘘了一口气，放下了帘子。

据县令大人猜测，婚礼也许正在进行之中。在太后和皇帝的安排之下，七个御前宫女已经各有归宿。不过，太后特别嘱咐，不允许吹吹打打，实在很奇怪。这些宫女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有归宿总比没有归宿要好。至于她们将如何生活下去，那不是县令大人能关心的。

说实话，对于怪诞庄的人以及整个高巢县的人应该怎样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想得并不多。只要有人在他的土地上存活并且按时缴纳税赋，没有灾荒民变没有啸聚山林，那就已经足够他保住头上乌纱和官饷俸禄。他相信无为而治的道理，也相信先哲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老百姓和煎鱼差不多，不能总是翻来翻去。他只要假装在统治他们，那就已经足够。至于他们如何生存，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用不着别人妄加关心。他们会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生老病死，会在这块土地上举案齐眉夫贵妻荣，会在这块土地上唯唯诺诺苟且偷生，那统统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他们活着，还在传宗接代生儿育女有着自己的孝子贤孙，那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不是走向灭亡。他把治理百姓当做是施与一种恩惠，但这种恩惠是被严格掌握的，就像是投进砂锅里的草药，必须精确称量。既不会让他们失望愤怒，又不会让他们得意忘形。这是一种艺术，为的是让他们沐浴在圣恩的怀抱里，既不嗷嗷待哺饥寒交迫，也不胡思乱想无事生非。一些人假装被统治，另一些人假装在统治这个村庄。这是一种游戏，大家心照不宣。



蚁  
民

怪诞庄的人和生活在帝国土地上的人一起，都被称为“蚁民”。在帝国的皇帝和官吏眼里，他们像蚂蚁一样卑贱而忙碌。蚂蚁没有耳朵。他们无需倾听，只需要依靠自己的触觉行动。他们会找到自己的食物，靠不停地摆动自己的触角尝试成功与失败。他们总是无序流动，为的是填饱自己的肚子。

帝国无需为他们的生存操心，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的本能。

他们都是像蛤蜊一样幸福的人，长着蛤蜊一般的耳朵。蛤蜊长了两个巨大的耳朵，但不是为了倾听。他们是为了把自己紧紧包裹。他们对外界的风吹草动其实并不关心，只有当暴风骤雨降临到自己身上时才会大惊失色。大多数时间，他们都躲在坚硬贝壳的包裹之中，潜伏在泥沙中，靠那些低劣的食物维持他们的生命。

他们将此解释为安贫乐道或是安定从容。

在县令大人看来，怪诞庄人的生存方式实在是个好榜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善于遗忘。不知道为什么活，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抗。

烟草的口臭糜烂的牙床，肮脏的生殖器缩起来的阴囊，骨骼僵硬没有骨髓缺铁缺钙，脑袋里原本可以称作大脑的地方现在都是干了的丝瓜瓤，两个随时准备跪下去的膝盖和一条弯起来的脊梁，两个白天握锄头晚上搓龟头弄得满是老茧的手，永远不会闲下来的子宫和盆腔——他们活得动物不像动物植物不像植物，他们不需要格外的关照，静静地待在应该生长的地方，就像霉菌和蘑菇。他喜欢这样的村庄和这样的百姓，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感觉自己就像太阳。

空漂浮着奇异的呻吟声。那个声音让很多人都睡不好觉，连村东七十二岁的老寡妇秦韩氏都彻夜彷徨。“我活了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像杀猪一样，能叫唤一个晚上！”她瘪着嘴说。

剩下的三个宫女暂时还没有怀孕，都在持之以恒的努力过程中。

三个人中，最努力的是宫女歌鹞。她的丈夫是教书匠老饥的儿子小饥先生。关于男女之事，小饥先生知道的比别的同龄人要具体得多，因为老饥先生有一套书叫做《金瓶梅》。小饥先生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套书，狂热地迷恋上了做爱这回事，每天孜孜以求。现在，他终于能够实际操作，虽然他身体条件有限，走起路来腿脚发软，但到了床上，他就斗志昂扬，像一只要强的公鸡。歌鹞也是一样，为了完成皇家使命，每天想尽各种办法，随时刺激男人的性欲。

老饥先生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曾经想让儿子收敛一些。

“我的儿，一折腾就是一个晚上，连活儿都干不了。你还想不想要命？”他对儿子说。

小饥先生脸红了，他有些摸不着头脑，愣愣地看着父亲。

“我的儿，睡觉这件事并不简单，要听从先人的教训。每日像打夯一样乱弄一气，只会淘虚了身子。”老饥先生苦口婆心地说，“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睡觉的三字经？”老饥问道。

“什么三字经？”

“很简单，那就是睡觉的三字经。”

“什么是睡觉的三字经？”

“让我告诉你，很简单，一遍就能记住：一摸看，二吃饭，三晚安，四数钱，五烧香，六过年。”

“什么意思？”他的儿子有些糊涂。

“意思就是，十几岁少年对女人可以培养爱好摸摸看看，但要注意减

个女人和自己竞争。她希望大清皇帝永远是个孩子，永远掌握在她的手中。所以，她才会找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她出嫁，委屈其他六个人来为她——一个未来的皇后殉葬。慈禧识破她了，但她不能反抗。你不知道，那天晚上，皇帝看着她的眼神是那么爱莫能助，这就够了。要知道，她最爱的人就是他，他是她的真命天子。

锦鸾只是很后悔，没有让应该发生的事情早一天发生。她有很多次和皇帝单独待在一起。他一边喝茶，一边等待太后醒来。她本来可以利用那段时间，和他发生一些事情。但她没有。她要保持矜持和高雅，因为她会是未来的皇后，不是八大胡同的野鸡。可是，她错了，她丧失了天赐良机。有时候，她很想活在汉时的宫廷，你知不知道，那时候的宫女穿的都是开裆裤，如果皇帝有需要，随时可以满足。可现在，她们都被金缕玉衣包裹住了，只能通过高雅的仪态卖弄风情。偏偏大清皇帝整天忧国忧民，身体又不好，没有那么多的冲动。所以，直到现在，他一个龙嗣都没有。她相信，如果她做了皇后，她会给他生一堆孩子！可惜的是，这个愿望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因为她被困在怪诞庄了！

开始的时候，锦鸾不让铨两天靠近她。她说，只要她能保持贞操，她就能当上皇后，到那时，她会对他有所回报，会送给他黄金白银，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他的话让他收敛了一些日子。与此同时，她还偷偷写了一封信，给了走乡串户的货郎几文铜钱，让他帮她带进县城发掉。

但是，她一直没有等到亲人。她后来才知道，那封信注定不会把亲人引来，因为，她在信中留的地址是怪诞庄。大清帝国的版图上没有这个名字。大清帝国不同版本的《大清一统志》和《皇舆全览图》之中，怪诞庄三个字根本没有任何显示。怪诞庄或是被隐身，或是因为无足轻重被抹掉了。换言之，怪诞庄可以是任何一个村庄，也可以不是任何村庄。

过了一两个月锦鸾才想明白：她的亲人即使接到了这封信，他们也

为锺两天是个杀猪的，干的是断子绝孙的勾当，伤害的生灵过多，所以遭了报应。她将信将疑。

那时候，紫鹃还没有偷偷离开怪诞庄，她建议她去找终葵高看看。紫鹃告诉她，终葵高有一种草药，据说很灵验，她的男人就是吃了那种草药才让自己怀上孩子的。

锦鸾迟疑了很长时间。等她下定决心要去找终葵高的时候，终葵高却跑了。人们都在传说，他是被儿子打跑的，因为他居然做出了不齿之事，趁家里没人，跟自己的儿媳妇朱鸢“站旻晃”。

锦鸾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假，也没有问过朱鸢。不过，朱鸢那个小妖精是有可能做出这件事情的！无论如何，朱鸢是怀孕了。她曾经捧着肚子来看她，骄傲得像只母鸡。

锦鸾只好去了高巢县城，想找个算命先生看一看。她抽了一支签，算命先生说道：“你这卦不好，你看这判词里说：‘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这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无后。”

“问题出在哪儿？”

“可能出在你男人身上。你看这卦辞，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应该就是你男人的问题吧。你去‘仁慈时代老药铺’抓几服药让你男人吃吃看，或许可以有效果。”

这个药铺的名字实在有些古怪。锦鸾在街上走了半天，才看到了这个鼎鼎大名的“仁慈时代老药铺”。

药铺的门敞开着，门边居然有两个男人在撒尿，有一股浓烈的尿味。她等那两个人提上裤子离开，才进了药铺。门槛上包了黄铜，已经被磨得很亮，看样子这药铺开的年头不短了。

脱毛为妇人。夜行游女无子却喜欢别人的孩子，特别喜欢给小孩喂奶。如果她们看到小儿的衣服，她们就会把血点在上面做好标记。等到半夜，她们就会寻着血腥味，来到这家，趁人不注意时，偷偷把孩子挟走。有人说，夜行游女都是那些在生孩子时死去的女人的冤魂。

生完孩子之后，宫女们开始突然消失。有结伴走的，比如碧鸢和俊鸢，她们早上起来说是要去打猪草，就一起失踪了，只在河边找到了镰刀和筐子；也有同一天先后走的，比如美鸿和紫鹃；有单独走的，比如锦鸾。她是最后离开的。锜两天曾经找过她，但最后还是一个人回到了怪诞庄。她们消失的时候就像她们来的时候一样突然。这些女人溜走了，就像指缝里流过的沙子和无声无息的时间。

有人说，这些女人走之前，他曾看到一匹白马，白马长着翅膀，把这些女人都接走了。老饥先生不相信这一点，他有自己的解释：“你们听听这些人名，碧鸢、俊鸢、锦鸾、歌鹇、美鸿、紫鹃、朱鹇，这些女人的名字都带有一个鸟字，她们都是要飞的呀！人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可是鸟大了，小树林子自然也就不放在眼里。要怪就怪咱们怪诞庄这块林子太小，养不住这些俊鸟一般的人物。”老饥先生说道。

人们一想也有道理。可人们又觉得奇怪：老饥先生的儿媳妇歌鹇怎么就没走呢？她也是一只鸟！人们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其实，歌鹇之所以还没走，是因为她是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 章二

〔新语〕是以伊尹负鼎居于有莘之野  
修道德于草庐之下躬执农夫之作意怀  
帝王之道身在衡门之里志图八极之表  
故释负鼎之志为天子之佐克夏立商诛  
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残贼之类然后海  
内治百姓宁

霜冻，俺这火热热的一颗心，一下就结了冰！人都说六月的天婊子的脸，人都说伴君如伴虎，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俺就伴了她这么一会儿，她就换了好几种表情，实在是吓人呀！

俺光着屁股被人弄出去的时候，门口跪着七个女娃。俺看了一眼，也不知道哪个是俺家老二的。那个太监一下就把俺扔在架子车上，俺硌得厉害，就叫唤了一声。就在那时俺还在想：可惜了一段白生生软绵绵的身子和两把好奶子，俺还没摸够哪！

“你个老东西，太后的光屁股让你给看了，艳福不浅呐！”那个老怪物阴阳怪气地说。

“你这个老不死的，还想操人，瞎了狗眼吧！要不是老太后看你是怪诞庄的人，保证连蛋黄都给你挤出来喂苍蝇！”另一个怪物也阴阳怪气地说道。

说着，他把俺的衣服扔到了俺脸上。俺正要把这身臭皮推开，就觉得有一只手向我的裆下伸过来，俺觉得那挂零碎一阵钻心的疼，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帮天杀的太监！第二天早上，俺才发现鸡鸡被他们给捏坏了，缩进了肚子里，就跟一个三岁孩子的差不多！太监仇恨健康的鸡鸡，这话还真对！要不然，哪能下这死手！这不，几十年过去，俺再也没睡过女人！还好俺有了后代，要不然，非得断子绝孙，就跟这鸟太监差不多！

后来，我见谁跟谁说：“俺把和慈禧太后睡觉的机会给放过去啦！”

人们都以为俺疯了！

俺就从怀里掏出一件大裤衩让他们看。这条大裤衩是老太后的，上面绣着凤凰。那天晚上两个鸟太监一时忙乱，竟把这条裤衩当成我的，也扔出来了！